

嘉業堂
叢書

毛詩正義

第一冊

毛诗正义

三函
十八册

编著：〔唐〕孔颖达

出版：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印刷：韩营大队装订厂

北京大兴县

发行：北京发行所

一九八二年七月木板刷印

定价：一六五元

统一书号：7068·999

毛詩正義卷第八

嘉業堂叢書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_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鄭譜變風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摯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
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
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

鄭據此爲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鄆之地而國之而鄆亦有詩旣譜鄆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鄆之事

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

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 正義曰自此
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眾與東土河
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
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爲大虢叔恃勢鄆
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
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
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 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
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鄆爲大叔
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
塞 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
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 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

與虢鄆爲鄰若克虢鄆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土也修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鄆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 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 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鄆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爲司徒一歲間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爲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

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 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虢鄆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鄆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鄆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於王東

其民於洛東而虢鄆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鄆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鄆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鄆旣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虢鄆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尙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

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鄆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鄆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下服虔云鄆城故鄆國之墟杜預云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鄆都故別有鄆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鄆譜亦云則鄆鄭同地而云鄭非鄆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鄆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鄆也但

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鄆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鄆都也鄆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鄆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鄆之國自然亦爲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厯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緡衣傳曰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

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
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
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
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 武公
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正義曰緇衣序
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卽代爲司徒故
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爲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
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
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
作變風也對上鄘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
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

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亶公子儀春秋
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
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
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鄭
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
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
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躋立四十五年卒此其
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
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
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
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

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褻裳丰東門之墀風雨
子衿在其間皆爲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
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
逐則爲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摯兮狡
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旣淺則此
三篇蓋後立時事也褻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
前篡之初國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弑而
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
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
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褻裳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
墀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

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廁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 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旣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箋父謂至其宜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

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辯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鬪陰禮謂男女婚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辯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

則民不愉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
敕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車服之制教之節
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
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
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
立功効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
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奥國人美君有德能仕
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爲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
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爲雅作者主
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至祭兮 毛以爲武公作
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兮